

民族工作的 心迹

MINZU GONGZUO DE XINJI

余达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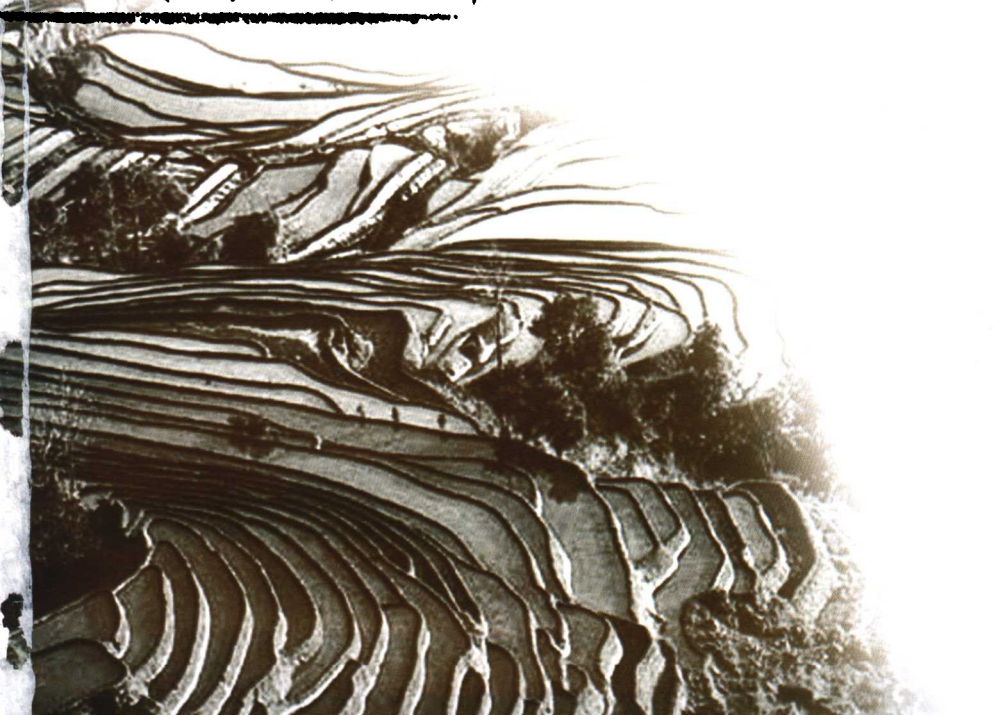
MINZUGONGZUODEXINJI

民族工作的心迹

余达佳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工作的心迹/余达佳著.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5363-5249-0

I. 民… II. 余… III. 民族工作—中国—文集

IV. D6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6836 号

民族工作的心迹

余达佳 著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地址: 南宁市桂春路 3 号 邮编: 530028)
发行电话	(0771)5523216 5523226 5523246(传真)
E-mail	CR@gxmzbook.cn
责任编辑	徐美 黄玉莲
封面设计	林武圣
责任校对	吴艳 李葳
责任印制	余秀玲
印 刷	广西教育考试印刷厂
规 格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63-5249-0/I·1151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771) 5523216



1953年4月18日余
达佳、余守南在南宁合影



1956年10月26日在西藏后藏的帕里县
城。那是世界最高之城,当时全城只有10多间土
草房、人口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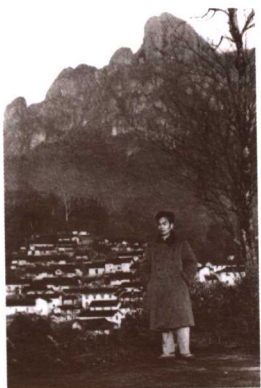
1956年10月于西藏拉萨中央
青年代表团在布达拉宫广场合影
留念



1956年10月在西藏日格则,广
西余达佳、内蒙古马日克(鄂仑春族)、
云南罕富有(傣族)合影



1956年10月在拉萨
市布达拉宫广场



自治县六巷公社
1982年12月11日于金秀瑶族



与蓝鸿恩合影
1985年5月在花山崖壁画考察时



1985年6月在黄沙瑶族乡，当时要翻过海拔1000多米的山，遇公路塌方，只好走路进山



历史博物馆展出，章应机、梁成业出席
1986年花山崖壁画在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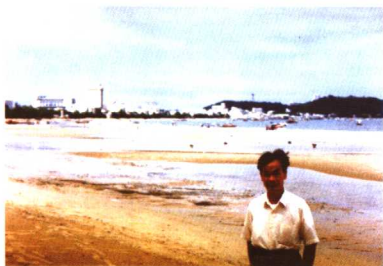
1988年7月在凌云玉洪瑶族乡



1988年9月在乐业县牙场乡红水河边



1992年3月10日在孟加拉国农村考察农户家



1994年8月18日在泰国帕达亚海边。当时召开了《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双方专家学者交换、通报考察资料整理工作座谈会



1992年5月16日在大新德天瀑布



1993年9月出席全国民族志指导小组会议,在甘肃兰州市黄河桥与夫人合影



1996年10月7日壮泰民族传统文化在曼谷展出,泰国王姐出席会议并讲话,图为泰国王姐在看壮泰建筑文化小展



1996年10月7日上午9时(曼谷时间),泰国王姐向我赠送纪念品



1997年春三人回到启蒙学校,学校已有七十多年历史
右:余守南(侄,原横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左:余才忠(小叔,离休干部)



1999年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考察时,同张声震同志合影



1999年11月6日全国民族理论会议期间在昆明世博园合影
中央统战部黄铸(局长)
中央民族大学罗炳正、作者余达佳
中央统战部江平(顾问)
国家民委毛公宁(司长)



1999年在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



1997年7月11日由国家民委组织赴欧洲教育考察团，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左：韦思硕（中南民院）
中：余达佳（广西民委）
右：梁庭旺（中央民族大学）



1999年在云南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合影 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



共产党员黄立香烈士



共产党员黎志君烈士



共产党员梁慧姬烈士

(注:纪念文章见 P168
《重上十万大山》)

序

读了余达佳同志《民族工作的心迹》一书，感受甚多。

我总觉得一个人活在今日这个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国际社会里，不能忘记生他的土地——国家，不能忘记养他的母亲——本民族、本国的人民。只有不忘根不忘祖的人，才能在他的有生之年，为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伟大复兴，为自己所在的祖国的繁荣昌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即使已是古稀年华，也是如此。《民族工作的心迹》一书的作者余达佳就是这样的一位壮族离休干部。

余达佳同志生在灾难深重的年代，当时的中国人民，外受列强欺凌蹂躏，内受极不平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而当时刚刚读了半年初中的余达佳被迫辍学。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他于 1947 年踏上了革命征途，虽是短短的几年，但却是接受战火洗礼的艰苦岁月，在战争中他磨炼了为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而不畏艰难困苦的坚强革命意志。在全国解放，人民当家做主人时，他也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到了新的工作岗位，直到 1998 年 4 月正式离休，他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从事民族工作。不管工作岗位怎么变，他从不忘记自己是壮族的儿子，要为壮族及其他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为各族人民过上好日子而不停地工作。在自治区民委工作期间，他不停步地深入壮乡、瑶乡等各族村寨，调查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深入研究探讨发

展少数民族教育、文化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及时向当地政府和中央反映壮族和各民族人民政治经济生活中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提出可操作的政策性建议,并促使一些问题得到解决。余达佳同志不仅在岗位上做好民族工作,而且在离休后还继续调查研究壮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民族工作的心迹》一书中的《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关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教育的几个问题与建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干部是关键》、《浅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等文章,都反映了余达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学习和研究、实践与探讨,反映了他在多年的民族工作中,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为促进民族大团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钟瑞林

读后留言

我读过他的一本《足迹》(《民族工作的足迹》),像干涸的心田吸取了润湿的雨,曾被感动过,写下赞颂的言语。

今又读到他的一部《心迹》(《民族工作的心迹》),心田又迎来酣畅的春雨,又一次深深感动,任何美丽的词语,都无法表情达意!

民族工作是庄严、神圣、光荣的。有一位共产党人一生为此而尽心尽力,他就是《足迹》与《心迹》的作者——余达佳同志!

心迹与足迹是孪生的姐妹兄弟。心迹是灵魂,足迹是实践。没有心迹的足迹是不切实的;有了切实的足迹,心迹才变得崇高、美丽!

那本《足迹》,这部《心迹》,是民族工作园地里两朵香花,芬芳扑面,使人得到真谛,得到启迪,得到深刻的哲理,得到情,得到意,得到以人为本、与人为善的种种教益!更给人倾注清新的雨水,将一切尘污清洗,清洗!

《心迹》啊,《心迹》,我的读后留言是淡言浅意,但她不是修饰,是来自内心,对作者——一位党的民族工作的领导者的尊敬与致礼!

农冠品

2005年8月2日,于广西文联

《民族工作的心迹》读后感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出现了“民族”之后，就带来了诸多问题，如民族矛盾、民族冲突、民族压迫等一系列的历史性灾难。在一个国家之内是这样，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在还存在阶级剥削的社会中，没有哪一个统治阶级能够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历史只赋予最伟大的阶级——工人阶级，去完成这个使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己任，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百多年来，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民族问题，曾有精辟的论述，他们的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民族问题是工人阶级政党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加以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不论正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政党还是已取得革命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对民族问题处理的正确与否，对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都有重大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现在又进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国内解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当家做主，团结互助。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取得了光辉成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但由于历史及其他原因，少数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许多问题，还未能消除，需要我们继续积极去创造条件，来加以促进。主要是积极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发展经济、发展

文化、发展教育,为他们培养干部和科技人才,使他们较快地赶上先进地区的水平,从根本上解决落后和贫困的问题。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余达佳同志是一位坚定贯彻党的民族方针政策的共产党员和民族工作者,对民族工作作出了许多突出贡献。最近,我有幸读到他的新著《民族工作的心迹》一书,很受启迪和震撼,并在诸多方面深有同感。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的老党员和领导干部,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带着深厚的感情、热诚的期望、虚心的态度,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东临滨海,西越高原,深入到少数民族的边远山区,进行广泛的、细微的调查研究,掌握着丰富的材料和数据,以唯物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加以归纳和分析,提出了问题和见解。这些文章的面世,不仅仅是余达佳同志多年来辛勤工作的心路历程的总结,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马 斯

2006年8月10日

自序

我出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走完 20 世纪的 70 年,跨入了 21 世纪的第五个春天。我有信心,随着时光前进,再前进……

20 世纪 30—40 年代,我生活、成长在阶级压迫、人剥削人、人吃人的黑暗社会,在酸甜苦辣中挣扎,长大成人。我那时候读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获得“准小学毕业”。考上县立中学,苦读半年初中,就叫做“中学生”了。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帮助下,我做了半年村小学教师,同时参加党领导下的农民求生斗争的革命工作活动。1947 年 9 月拿起枪杆子参加横县人民武装起义。

在近 3 年的人民武装斗争生活里,我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和饥寒交迫的生活考验。在敌强我弱的环境里,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过着日宿夜行的游击队生活。在大山里、沟沟窠窠里、山林里生活。那个时代的生活磨炼了我的意志,使我一心想练出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本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50 多年间,一路风风雨雨。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新的知识,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新本领。我在《民族工作的足迹》一书中,简要地叙述了我在 20 世纪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1993 年 3 月,我正式离开自治区政府部门岗位。离开一线岗位。虽是甲子年华,可精神上、思想上并没有“年纪大了”的包袱。在政协民族宗教委工作的 5 年间,分别在武宣、鹿寨、隆安、龙胜召开了联系点工作会议,最后一年在南宁召开有 10 个县政协领导人

参加的“民族教育研讨会”。在这些活动中，我亲自动手、动脑写总结和讲话稿，写了《关于政协工作的几点意见》；讲了《民族教育问题与建议》；到河池地区都安、罗城、南丹作民族教育问题调查；写了关于《十万大山瑶胞重回刀耕火种》的信给自治区领导；在报刊上发表了《扶贫是广西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和《关于搞好广西民族大团结的几点认识》两篇文章，为少数民族经济、政治、教育的发展和人才需求而呼喊。

1998年清明时节，我和老战友钟佳大姐、韦颂平大姐，一同到灵山县去扫墓。钟大姐是灵山县人，抗日时期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到横县工作。韦颂平大姐解放初期调到灵山县工作。1947年的冬天，我们一同工作，随第十九团东征广东。从当时的广东廉江县、合浦县到灵山县伯劳乡，遭受地方反动武装的拦打，奔跑战斗一天，边战边走。这场恶战，牺牲、受伤和被俘的有10多位同志。时隔51年，我们并未忘记这一场战斗。趁清明之时，怀着对烈士们的思念，我们3人来到伯劳乡，寻找当年烈士牺牲的地方，走访了几个村庄的一些老人，然而他们都记不清楚了。此行我们未能如愿。后来，我们到十万大山山区的上思县，不少同志牺牲在十万大山。我们到烈士墓去祭拜战友，寄托哀思。

从十万大山回到南宁，看到我的“离休令”。就这样离休了，默默而退。自愿从百姓中来，自觉回到百姓中去，百分之百应该。

这些年，我觉得如果身体离休思想也离休，人活着，思想却停滞的话，不好。我力争身离心未休。离休后的生活要有节奏、有意义，愉快地度过晚年。

1998年3月到1999年10月期间，我清理了几十年来的工作日记、调查研究、论文、诗文等，精选、修订汇编成30万字的《民族工作的足迹》书稿，在专家的帮助、自治区政府领导的支持和关怀下，得以出版发行。以前的工作积累和随笔、日记、文章变成了“精神财富”。

2000年,21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我到百色地区的隆林各族自治县和西林县、田林县考察,这几个县(自治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穷地方。此行的目的,是为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人才问题作调查研究。通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我写出了《把发展民族教育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研究报告,得到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重视,该报告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的《民族法制通讯》刊用。

2001年4月,我与自治区“老促会”的几位老同志一起,到了龙州县、宁明县、凭祥边境市县的爱店、水口、友谊关、坡寨等地,了解边境建设大会战的情况。5月,又同张声震、李凡同志到横县西津水电站及移民点,听取移民问题汇报。该站已发电30多年,赚回了相当于9个电站的投资,但库区里近3万居民温饱没有解决,这使我心里不安。6月,到河池地区行署,听取了该地区10多位局级单位领导的汇报,到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以同样方式召集县政府各局领导汇报情况。经过调查掌握情况,形成思考中心专题:所考察的这些地方既是石灰岩地区、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也是红水河电力开发、矿产开发重地,又是扶贫攻坚战之地。我用约一个月的时间调查研究,近两个月思考,撰写成《富国也要富民》,作为全国民族理论满洲里会议的论文,同时向自治区领导和有关部门汇报。该论文后被内蒙古远方出版社收入《生态与少数民族发展》论文集中,并公开出版发行。

2002年6月中旬至下旬,我们“老促会”几位老人再到边境七县市考察,重点考察的是建设、边贸与教育。我们一起到了那坡县的平孟口岸、靖西龙邦口岸,大新德天、硕龙口岸,龙州水口口岸和凭祥友谊关、坡寨,东兴、防城边境口岸,宁明县爱店边境口岸考察。我们经研究总结,向自治区党委、政府作了调研报告。我尤其关注边境民族教育,详细了解了那坡县的民族教育问题,写了《那坡县民族教育令人不安》的信给自治区领导。

2001年3月,中、泰双方学者在南宁召开了《壮泰民族传统文